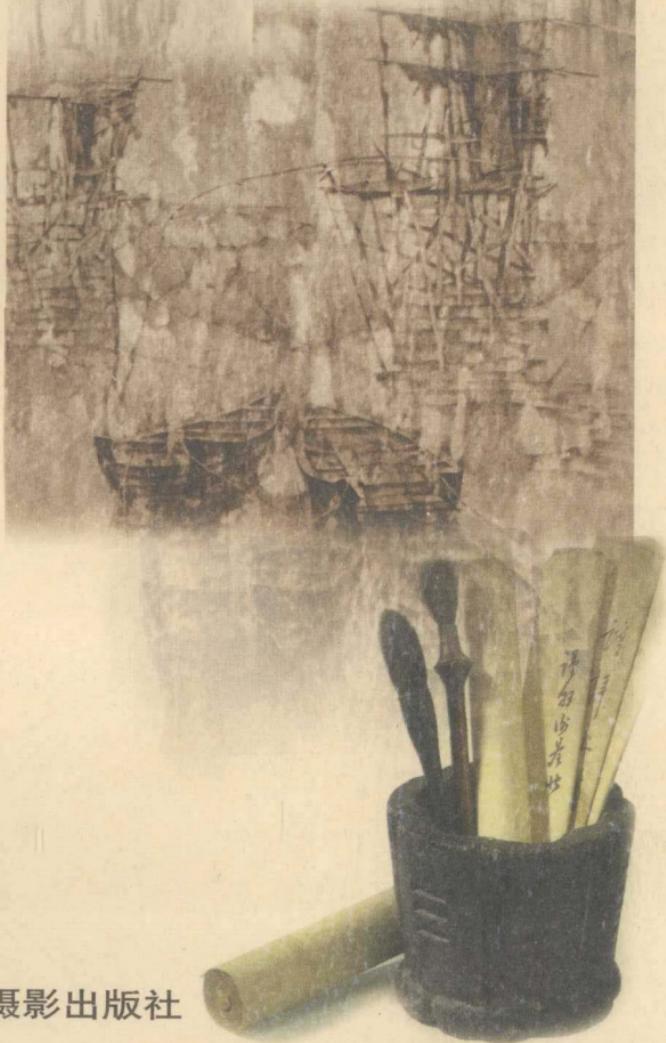


# 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 散文经典

主编 季羨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# **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**

**主 编：季羡林  
执行主编：谷向阳  
朱晓东**

**吉林摄影出版社**

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》

晨 光

张中行 著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晨光      | 张中行(5147) |
| 作者小传    | (5147)    |
| 出世      | (5148)    |
| 晨光      | (5155)    |
| 书       | (5159)    |
| 灯       | (5169)    |
| 桥       | (5176)    |
| 城       | (5182)    |
| 但目送芳尘去  | (5187)    |
| 自省      | (5191)    |
| 惟闻钟磬音   | (5195) 目录 |
| 月是异邦明   | (5202)    |
| 自欺而不欺人  | (5212)    |
| 临渊而不羡鱼  | (5216)    |
| 红楼点滴一   | (5223)    |
| 红楼点滴四   | (5227)    |
| 情网      | (5231)    |
| 有关史识的闲话 | (5243)    |

~~~~~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~~~~~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试论人生        | (5255)    |
| 自我提前论定      | (5263)    |
| 蝉的歌         | 艾 青(5269) |
| 作者小传        | (5269)    |
| 蝉的歌         | (5271)    |
| 养花人的梦       | (5274)    |
| 迎一九三九年      | (5276)    |
| 坠马          | (5278)    |
| 乡居          | (5281)    |
| 迎一九四一年      | (5285)    |
| 棉絮          | (5287)    |
| 虫           | (5289)    |
| 忆杭州         | (5293)    |
| 西行          | (5297)    |
| 怀念天山        | (5301)    |
| 湛江、夹竹桃      | (5305)    |
| 在爱荷华的“中国周末” | (5312)    |
| 目 从回忆中醒来    | (5323)    |
| 炸后          | (5330)    |
| 录 我曾经喜欢     | (5335)    |
| 怀念          | (5339)    |
| 先知          | (5343)    |
| 白石老人        | (5346)    |
| 思念胡风和田间     | (5350)    |
| 谈杜衡         | (5357)    |

##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《管桦诗画集》序  | (5360)    |
| 我的创作生涯    | (5366)    |
| 我怎样写诗的    | (5379)    |
|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| 钱锺书(5387) |
| 作者小传      | (5387)    |
|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| (5389)    |
| 论文人       | (5396)    |
| 论俗气       | (5400)    |
| 论快乐       | (5408)    |
| 谈教训       | (5413)    |
| 谈交友       | (5418)    |
| 论复古       | (5428)    |
| 说笑        | (5436)    |
| 吃饭        | (5440)    |
| 窗         | (5445)    |
| 为什么人要穿衣   | (5449)    |
| 说“回家”     | (5452)    |
| 一个偏见      | (5456)    |
| 读伊索寓言     | (5461)    |
| 杂言        | (5466)    |
| 小说琐征      | (5469)    |
| 近代散文钞     | (5473)    |
| 英国人民      | (5477)    |
| 模糊的铜镜     | (5481)    |
| 《写在人生边上》序 | (5484)    |

目

录

##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《写在人生边上》重印本序 | (5485) |
| 《围城》序        | (5487) |
| 《围城》重印前记     | (5488) |
| 《谈艺录》序       | (5490) |
| 《谈艺录》原小引     | (5492) |
| 《谈艺录》引言      | (5493) |
| 《人·兽·鬼》序     | (5495) |
| 《干校六记》小引     | (5496) |

目

录

## 作者小传

【张中行】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。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。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1935年毕业后，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，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。1949年以后，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。他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人，而是一个杂家。这种杂家，非班固所云“漫羨而无所归心”者，而是兼哲理与艺文、形而上与形而下，且又颇有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者。在当代众多的散文家中，张中行是少有的一位哲学意识浓厚的人。他对罗素、培根的研究，对老庄、孔孟、佛学的思索，其成就均令人仰视。他晚年所著的《顺生论》，被誉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《论语》。那弥漫着广阔、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，亦可当作一部优雅的散文来读。他似乎无意去写散文作品，写作的时候，更多地是在关注人生难题。他像一个哲学家，在无休止地拷问人生，追求理性的大限。著有《负暄琐话》、《负暄续话》、《负暄三话》、《桑榆自语》、《禅外说禅》、《诗词读写丛话》、《顺生论》、《谈文论语集》、《张中行散文选集》等。

# 出世

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，但是对它的态度以及处理办法却可以大有差别。办法有常有变，或者说有顺有逆。举例说，中国的儒道和来自印度的佛道相比，前者是常，是顺，后者是变，是逆。绝大多数人走的是常道，生生而不问其所以然。这是世间法，像是行船顺流而下，比较简易。佛道就不然，对人生的看法、处理，常常与一般人相反，这是出世间法，逆水行舟，困难不小，因而“真正”信受奉行的是极少数。

出世，这是方便说，因为变是变世俗之道，逆是逆世俗之道，出也罢，入也罢，都是“在世间”所行。但是这与一般人的在世间所行大有分别，举最显著的说，佛家否定世俗的所谓幸福，而向往彼岸，即所谓涅槃，这在常人是会感到奇怪，甚至难于理解的。

难于理解，是因为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这所谓道，最根本的是对生命活动的看法。“生”是客观事实，对于这样的事实，一般人是不疑不问，“顺帝之则”；佛家则不然，他们认为生是无常，是苦，用世间常道求乐避苦，其结果是不能超出轮回，越陷越深，也就是要受永无止境的

苦。苦乐，这是切身的大事，佛家与常人的认识相反，因而对付的办法也就大不相同，大致说，常人取的偏要舍。常人是率性而行，佛家偏要改性；由常人的眼光看，这是变，是逆。

处理人生问题，逆水行舟，引起的问题有两个：一，这样认识对不对；二，如果认识不错，并且真正信受奉行，能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。

先看看前一个问题。人生无常，有生必有死，这是常人也承认的，问题在于，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评价。显然，评价主要须靠当事者的感受。同样一种经历，甲可能感到乐，乙可能感到苦，或者，苦乐的感受虽然差不多，甲可能觉得好，认为宜于取，乙可能觉得坏，认为宜于舍。如果这不同的感受都是来自内心，一方想说服另一方就非常困难。佛家称现世为娑婆世界，意思是充满苦，这对不对呢？常人当然不这样看，但是否定这样的认识却不容易，因为：一，世间生活中有苦，这是事实；二，忍苦，碌碌一生，终于是无常，实在不值得，这样的认识也能自圆其说，至少是可以自行其是。自然，这样认识的是少数，但是，在这样的问题上，少数也必须服从多数吗？似乎不能这样说。

佛道，出世法，我个人看，可评议的主要不在于“看法”，而在于“办法”，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，信受奉行，能不能得到期望的效果。这里假定人生是苦的看法不错，脱离轮回的想法很好，怎么办呢？佛家的办法是出世，用“般若”渡到彼岸，求得涅槃。这就使人不得不

想到两个问题：一，涅槃的境界是否实在；二，有没有可靠的路径通向涅槃。

由常人看，佛家眼里的世界像是很奇怪，凡是常识上切身感知的，他们都看作空幻（只有“苦”似乎是例外），而常人难于想象难于理解的涅槃境界，他们却看为实有。这同柏拉图的视“观念”为实在，现前为假象，颇有些相像。自然，这样分辨实虚，也可以讲出一番道理来作为依据，不过困难在于，这样的道理，如果跳出来冷眼看，常是滞碍多于圆通。一，在现世界，何以证明是“实有”，以及什么是最可信的“实有”，这类问题很复杂，不过，只要我们不得不承认情况是“有”而不是“无”，我们就不得不尊重使我们觉得“有”的“感知”，因为无论是摄取实相，还是组织知识，我们都不能离开它。即使是哲人，碰到实虚问题，也不得不把切身感知看作“实”的最重要的依据。佛家要出世，也许因为必须防止爱染，于是把切身感知的看作空而非实，这同一般人的认识相差太远，即使是信徒，似乎说服自己的常识也很困难。二，涅槃的境界在彼岸，严格讲，用此岸（现世）的话必致难于解释清楚，勉强说，如《心经》所谓“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”，至少常人听起来会莫明其妙，如何证明这个境界为实有呢？显然不能靠世间的“感知”，不能感知而说为实有，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吗？还有，照现代科学的常识所认识，生物不过是大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泡沫，有生灭，人，同样受自然规律统辖，没有灵魂，没有永生，呼吸一停就是断灭，即使立宗传代的古德也不例

外，这类事实与涅槃的理想也是不能并存的。

以上是说涅槃的理想，作为目标，其真实性有问题。照理说，目标既然动摇，通路云云自然可以不在话下。不过这里不妨退一步，假定涅槃境界为实有，或者引用佛家“境由心造”的话，承认涅槃境界可以生于心而存于主观，那么，修持方面有没有困难呢？我想，困难可能更大，原因是，由文字般若变为身体力行，真枪实弹，胜，要费大力，败只是念之差，就落花流水，不可收拾。落花流水的危险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。一，彻底改造“感知”有困难。佛门的信士弟子同样是人，“万法皆空”云云，可以信，可以说，但是，生，说，信，都是在“世间”，而不能在“空”中。因此，出世，住山林精舍，因为要“生”，就不得不托钵化缘，如果化缘之道不通，就不得不同常人一样，每日也是柴米油盐。每日面对柴米油盐，却要树立个“五蕴皆空”惟有涅槃是真如妙境的认识，至少由常人看，这困难是不小的。二，彻底制欲有困难。佛家把“欲”看作苦的本原，这或者失之片面，但总是事出有因，这里不妨表示同意。欲生苦（严格讲，是欲而不得则生苦），怎么办呢？当然只有一条路，化有欲为无欲。就是在化有为无的办法上，佛家与常人背道而行：常人是求满足，或者说“适当”的满足，以求心安，或者用常人的标准说，以求乐；佛家是制而“灭”之，以求永除苦根。由理论方面看，灭欲以除苦根的办法或者更可取，因为这是一劳永逸，而不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不过问题是，理论是否有价值，主要须看它“实行”时候通不通，画饼是

不能充饥的。人生而有欲，这说悲观一些是“定命”有欲，于是“不得不”求满足，这“求”的顽强的愿望，表现为感情就是“爱”。佛家深明这一点，所以把“爱”（确切说是私欲之爱）看作大敌，三藏中的律藏，甚至可以说，主要是对付这个敌人的。出世，必须守无量的清规戒律，这说明制欲，破爱染，是如何不容易。事实也正是这样，修持，操信仰的兵仗与爱染作战，实际是以个人的愿力与生的定命作战，在这样艰苦的境遇中，只是守戒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的办法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呢？胜利的，如《高僧传》中所写，也许不少吗？但是，如我们在俗世所见，一败涂地的似乎更多。三，彻底跳出去有困难。古人说，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”，生而为人，中才也罢，上智下愚也罢，都是已陷于天地的网罗之内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定命，凭自己的愿力跳，可以，事实是，不管如何用力，悬空的时间有多长，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在地上。佛门弟子，修不净等观以对付尘网，住茅棚，向往涅槃，愿力不可谓不大，但是，充其量，把定命的绳索能够砍断多少呢？举例说，视生老病死为大苦，可是既已有生，就不能不靠衣食以维持生，生之中难免有病，如维摩诘大居士所患，终于又不能不老死，可见还是挣不脱。——其实，就是看得开也大不易，如《涅槃经》所形容，释迦离世间，不也是万民悲痛吗？孟德斯鸠临死时候说，“帝（即天命）力之大，如吾力之为微”，想到人生、自然规律一类大问题的时候，即使是悟道大德恐怕也难免有同样的慨叹吧？

以上是说“行”的方面也是此路难通。佛道的出世，知与行都有困难，原因何在呢？我个人想，主要是由于所求太奢。佛家虽然称现世为娑婆世界，却不是悲观主义者。悲观主义者认为整个“存在”无价值，无意义，所以与其“有”，无宁“无”。佛家不然，认为人生虽苦，可是有办法可以根除，而根除之后，就可以移往净土，如《阿弥陀经》所形容，获得无上的满足。这样，用个比喻说，常人所求不过是家门之内的饱暖，佛家则是富有天下。因此，说到底里，佛家的制欲，是弃小欲而想遂大欲。“照见五蕴皆空”云云，不是真正看得开，因为下面紧接着还说“度一切苦厄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宋儒批评佛道，说口不离“生死事大”，只是怕死，也不能说是无的放矢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似乎更高一着，如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所宣扬的那种纯任自然的态度，佛家并不是这样满不在乎的。

出世法，如佛家所传的，就其最终的目的说，是“取”，是“执著”，而不是万法皆空，可以满不在乎，只是所取、所执著的与常人大不相同。这与常人不同的“执著”，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，有三点很值得注意。一，佛家轻视私爱之情，可是不舍“大悲”，修菩萨行，要普度众生，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，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，想总比不想为好。二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，如果真能够信受奉行，精进不息，禅悟而心安理得，这种可能还是有的；修持而确有所得，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吗？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。三，定命

的网罗，疏而不漏，跳出去，大难，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，又常常会感到迷蒙而冷酷。对这样冷酷的现实，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，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。佛家则不然，他们认真，想人定胜天，沙上筑塔，其精神是“抗”。胜利自然很难，不过，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，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，可以看作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。这用佛家的话说是“大雄”，结果是螳臂当车也好，这种坚忍的愿力，就是我们常人，想到人生、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，也不能淡漠置之吧？

## 晨光

习见之景，用自己的心灵之秤衡量，像是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量很大，殆等于视而不见，例俯拾即是，近如室内的桌椅，远如版块状的林立高楼，等等，都是；另一类量不大，入目，不只见，而且会随来这样那样的情思，例也可以找到一些，其中排在首位的，专说我的一己之私，是晨光。

晨光指东方发白到太阳浮出地面那一段时间目所见的大景观。这景观有变化。以年为背景，冬夏差别最大，冬，晨光来得晚；夏，晨光来得早。以月为背景，月的有无、圆缺、位置，日日不同。一日，以起床早晚为背景，早，有稀疏的星光闪烁，晚，星就隐去。总之，都是晨光，也就都能引起这样那样情思。情思，无形，以佛家所说五蕴的“识”来捉，也是恍兮惚兮，何况还有这样那样的杂乱，怎么说呢？不得已，只好用以事系情之法，主要说事。事与晨光的关系，也苦于多而不很清晰，挑挑拣拣，想只说两类，哲理的，家常的；家常的还可以分为两种，总起来就成为三种。

先说哲理的，是由辨析逻辑的归纳法来。我当年未疯

学疯，念穆勒，念休姆，念罗素，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，也可以提出疑问。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，他在所作《逻辑系统》里说，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出正确的归纳判断，什么样的事例不能，他就是最聪明的人。这样说，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，但至少是理论上，也可能办到。可是到休姆和罗素手里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，那是：归纳判断的可靠，要以自然齐一（永远如此运行，不变）为条件；何以知自然是齐一的？由于信赖归纳判断（赵大、钱二、孙三、李四都死，所以人都要死，等等，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），这就成为连环保，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。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例，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，并非绝对可靠。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和家常两半。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家常，如傍晚，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，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，就还要吃牛奶。问题是还有那万分之一，通常是早起，忽然瞥见晨光的时候，哲理就闯进来，像是电光一闪，引来感慨万千。这感慨，化为疑问是，难道我们的宇宙真是规规矩矩，可以永远托靠的吗？如果竟是这样，我们就应该感谢吧？感谢谁呢？可惜我们不能知道。就这样，我常是始于怀疑，终于慨叹，慨叹存在的神秘，己身的微弱。

再说家常的，先前一种。事非一，只说一次印象最深的。还是二十年代后期，在通县念师范的时候，照例于旧腊月中旬放假，回家乡过年。其时还未改革开放，过年是大事，也是乐事，闲中忙，要买这个买那个，贴这个贴那个，还要听鞭炮声，“今年元夜时”追花会，看红男绿女。